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六十四回 荊棘嶺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談詩

話表祭賽國王謝了唐三藏師徒獲寶擒怪之恩，所贈金玉，分毫受。卻命當駕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兩套，鞋襪各做兩雙，條環各做兩條，外備乾糧烘炒，倒換了通關文牒，大排鑾駕，並文武多官、滿城百姓、伏龍寺僧人，大吹大打，送四眾出城。約有二百里，先辭了國王。眾人又送二百里辭回。伏龍寺僧人送有五六百里不回：有的要同上西天，有的要修行伏侍。行者見都不肯回去，遂弄個手段，把毫毛拔了三四根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都變作斑斕猛虎，攔住前路，哮吼踴躍。眾僧方懼，不敢前進。大聖才引師父策馬而去，少時間去得遠了。眾僧人放聲大哭，都喊：「有恩有義的老爺！我等無緣，不肯度我們也。」且不說眾僧啼哭。卻說師徒四眾走上大路，卻才收回毫毛，一直西去。正是時序易遷，又早冬殘春至，不暖不寒，正好逍遙行路。忽見一條長嶺，嶺頂上是路。三藏勒馬觀看，那嶺上荊棘丫叉，薜蘿牽繞，雖是有道路的痕跡，左右卻都是荊刺棘針。唐僧叫：「徒弟，這路怎生走得？」行者道：「怎麼走不得？」又道：「徒弟啊，路痕在下，荊棘在上，只除是蛇蟲伏地而遊，方可去了；若你們走，腰也難伸，教我如何乘馬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打緊，等我使出鋸柴手來，把釘鋸分開荊棘，莫說騎馬，就擡轎也包你過去。」三藏道：「你雖有力，長遠難熬，卻不知有多少遠近，怎生費得這許多精神？」行者道：「不須商量，等我去看看。」將身一縱，跳在半空看時，一望無際。真是：

匝地遠天，凝煙帶雨。夾道柔茵亂，漫山翠蓋張。密密搓搓初發葉，攀攀扯扯正芬芳。遙望不知何所盡，近觀一似綠雲茫。蒙蒙茸茸，鬱鬱蒼蒼。風聲飄索索，日影映煌煌。那中間有松有柏還有竹，多梅多柳更多桑。薜蘿纏古樹，藤葛繞垂楊。盤團似架，聯絡如床。有處花開真佈錦，無端卉發遠生香。為人誰不遭荊棘，那見西方荊棘長？

行者看夠多時，將雲頭按下道：「師父，這去處遠哩。」三藏問：「有多少遠？」行者道：「一望無際，似有千里之遙。」三藏大驚道：「怎生是好？」沙僧笑道：「師父莫愁，我們也學燒荒的，放上一把火，燒絕了荊棘過去。」八戒道：「莫亂談。燒荒的須在來月，草衰木枯，方好引火。如今正是蕃盛之時，怎麼燒得？」行者道：「就是燒得，也怕人了。」三藏道：「這般怎生得度？」八戒笑道：「要得度，還依我。」

好獸子，捻個訣，念個咒語，把腰躬一躬，叫：「長！」就長了有二丈高下的身軀。把釘鋸幌一幌，教：「變！」就變了有三丈長短的鋸柄。拽開步，雙手使鋸，將荊棘左右攔開：「請師父跟我來也。」三藏見了甚喜，即策馬緊隨後面；沙僧挑著行李；行者也使鐵棒撥開。這一日未曾住手，行有百十里。將次天晚，見有一塊空闊之處。當路上有一通石碣，上有三個大字，乃「荊棘嶺」；下有兩行四個小字，乃「荊棘蓬攀八百里，古來有路少人行」。八戒見了，笑道：「等我老豬與他添上兩句：『自今八戒能開破，直透西方路盡平。』」三藏欣然下馬道：「徒弟啊，累了你也。我們就在此住過了今宵，待明日天光再走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莫住，趁此天色清明，我等有興，連夜攔開路走他娘。」那長老只得相從。

八戒上前努力，師徒們人不住手，馬不停蹄，又行了一日一夜，卻又天色晚矣。那前面蓬蓬結結，又聞得風敲竹韻，颯颯松聲。卻好又有一段空地，中間乃是一座古廟。廟門之外，有松柏凝青，桃梅鬥麗。三藏下馬，與三個徒弟同看。只見：

巖前古廟枕寒流，落日荒煙鎖廢丘。
白鶴叢中深歲月，綠蕪臺下自春秋。
竹搖青珮疑聞語，鳥弄餘音似訴愁。
雞犬不通人跡少，閑花野蔓遶牆頭。

行者看了道：「此地少吉多凶，不宜久坐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差疑了。似這杳無人煙之處，又無個怪獸妖禽，怕他怎的？」說不了，忽見一陣陰風，廟門後轉出一個老者，頭戴角巾，身穿淡服，手持拐杖，足踏芒鞋。後跟著一個青臉獠牙、紅鬚赤身鬼使，頭頂著一盤麵餅。跪下道：「大聖，小神乃荊棘嶺土地。知大聖到此，無以接待，特備蒸餅一盤，奉上老師父，各請一餐。此地八百里，更無人家，聊吃些兒充饑。」八戒歡喜，上前舒手，就欲取餅。不知行者端詳已久，喝一聲：「且住，這斷不是好人。休得無禮，你是甚麼土地，來誑老孫？看棍。」那老者見他打來，將身一轉，化作一陣陰風，呼的一聲，把個長老攝將起去，飄飄蕩蕩，不知攝去何所。慌得那大聖沒跟尋處，八戒、沙僧俱相顧失色，白馬亦只自驚吟。三兄弟連馬四口，恍恍惚惚，遠望高張，並無一毫下落，前後找尋不題。

卻說那老者同鬼使，把長老擡到一座煙霞石屋之前，輕輕放下，與他攜手相攙道：「聖僧休怕。我等不是歹人，乃荊棘嶺八公是也。因風清月霽之宵，特請你來會友談詩，消遣情懷故耳。」那長老卻才定性，睜眼仔細觀看。真是：

漠漠煙雲去所，清清仙境人家。
正好潔身修煉，堪宜種竹栽花。
每見翠巖來鶴，時聞青沼鳴蛙。
更賽天臺丹灶，仍期華岳明霞。
說甚耕雲釣月，此間隱逸堪誇。
坐久幽懷如海，朦朧月上窗紗。

三藏正自點看，漸覺月明星朗，只聽得人語相談。都道：「八公請得聖僧來也。」長老擡頭觀看，乃是三個老者：前一個霜姿丰采，第二個綠鬚婆娑，第三個虛心黛色。各各面貌、衣服俱不相同，都來與三藏作禮。長老還了禮，道：「弟子有何德行，敢勞列位仙翁下愛？」八公道：「一向聞知聖僧有道，等待多時，今幸一見。如果不吝珠玉，寬坐敘懷，足見禪機真派。」三藏躬身道：「敢問仙翁尊號？」八公道：「霜姿者號孤直公，綠鬚者號凌空子，虛心者號拂雲叟，老拙號曰勁節。」三藏道：「四翁尊壽幾何？」孤直公道：

「我歲今經千歲古，撐天葉茂四時春。
香枝鬱鬱龍蛇狀，碎影重重霜雪身。
自幼堅剛能耐老，從今正直喜修真。
烏棲鳳宿非凡輩，落落森森遠俗塵。」

凌空子笑道：

「吾年千載傲風霜，高幹靈枝力自剛。
夜靜有聲如雨滴，秋晴蔭影似雲張。
盤根已得長生訣，受命尤宜不老方。
留鶴化龍非俗輩，蒼蒼爽爽近仙鄉。」

拂雲叟笑道：

「歲寒虛度有千秋，老景瀟然清更幽。
不雜羈塵終冷淡，飽經霜雪自風流。
七賢作侶同談道，六逸為朋共唱酬。
戛玉敲金非瑣瑣，天然情性與仙遊。」

勁節□八公笑道：

「我亦千年約有餘，蒼然貞秀自如如。
堪憐雨露生成力，借得乾坤造化機。
萬壑風煙惟我盛，四時灑落讓吾疏。
蓋張翠影留仙客，博奕調琴講道書。」

三藏稱謝道：「四位仙翁，俱享高壽，但勁節翁又千歲餘矣。高年得道，丰采清奇，得非漢時之『四皓』乎？」四老道：「承過獎，承過獎。吾等非四皓，乃深山之『四操』也。敢問聖僧，妙齡幾何？」三藏合掌躬身答曰：

「四□年前出母胎，未產之時命已災。
逃生落水隨波滾，幸遇金山脫本骸。
養性看經無懈怠，誠心拜佛敢俄捱。
今蒙皇上差西去，路遇仙翁下愛來。」

四老俱稱道：「聖僧自出娘胎，即從佛教，果然是從小修行，真中自有道之上僧也。我等幸接臺顏，敢求大教。望以禪法指教一二，足慰生平。」長老聞言，慨然不懼，即對眾言曰：禪者，靜也；法者，度也。靜中之度，非悟不成。悟者，洗心滌慮，脫俗離塵是也。夫人身難得，中土難生，正法難遇；全此三者，幸莫大焉。至德妙道，渺漠希夷，六根六識，遂可掃除。菩提者，不死不生，無餘無欠，空色包羅，聖凡俱遣。訪真了元始鉗錘，悟實了牟尼手段。發揮象罔，踏碎涅槃。必須覺中覺了悟中悟，一點靈光全保護。放開烈焰照婆娑，法界縱橫獨顯露。至幽微，更守固，玄關口說誰人度？我本元修大覺禪，有緣有志方記憶。」四老側耳受了，無邊喜悅。一個個稽首皈依，躬身拜謝道：「聖僧乃禪機之悟本也。」

拂雲叟道：「禪雖靜，法雖度，須要性定心誠。縱為大覺真仙，終坐無生之道。我等之玄，又大不同。」三藏云：「道乃非常，體用合一，如何不同？」拂雲叟笑云：「我等生來堅實，體用比爾不同。感天地以生身，蒙雨露而滋色。笑傲風霜，消磨日月。一葉不凋，千枝節操。似這話不叩沖虛，你執持梵語。道也者，本安中國，反來求證西方，空費了草鞋，不知尋個甚麼？石獅子剝了心肝，野狐涎灌徹骨髓。忘本參禪，妄求佛果，都似我荊棘嶺葛藤謎語，蘿蘆渾言。此般君子，怎生接引？這等規模，如何印授？必須要檢點見前面目，靜中自有生涯。沒底竹籃汲水，無根鐵樹生花。靈寶峰頭牢著腳，歸來雅會上龍華。」三藏聞言，叩頭拜謝。□八公用手攙扶，孤直公將身扯起，凌空子打個哈哈道：「拂雲之言，分明漏泄。聖僧請起，不可盡信。我等趁此月明，原不為講論修持，且自吟哦逍遙，放蕩襟懷也。」拂雲叟笑指石屋道：「若要吟哦，且入小庵一茶，何如？」

長老真個欠身，向石屋前觀看。門上有三個大字，乃「木仙庵」。遂此同人，又敘了坐次。忽見那赤身鬼使，捧一盤茯苓膏，將五盞香湯奉上。四老請唐僧先吃，三藏驚疑，不敢便吃。那四老一齊享用，三藏卻才吃了兩塊。各飲香湯收去。三藏留心偷看，只見那裡玲瓏光彩，如月下一般：

水自石邊流出，香從花裡飄來。
滿座清虛雅致，全無半點塵埃。

那長老見此仙境，以為得意，情樂懷開，□分歡喜，忍不住念了一句道：

「禪心似月迴無塵。」

勁節老笑而即聯道：

「詩興如天青更新。」

孤直公道：

「好句漫裁搏錦繡。」

凌空子道：

「佳文不點唾奇珍。」

拂雲叟道：

「六朝一洗繁華盡，四始重刪雅頌分。」

三藏道：「弟子一時失口，胡談幾字，誠所謂『班門弄斧』。適聞列仙之言，清新飄逸，真詩翁也。」勁節老道：「聖僧不必閑敘，出家人全始全終，既有起句，何無結句？望卒成之。」三藏道：「弟子不能，煩□八公結而成篇為妙。」勁節道：「你好心腸，你起的句，如何不肯結果？怪吝珠璣，非道理也。」三藏只得續後二句云：

「半枕松風茶未熟，吟懷瀟灑滿腔春。」

□八公道：「好個『吟懷瀟灑滿腔春』！」孤直公道：「勁節，你深知詩味，所以只管咀嚼。何不再起一篇？」□八公亦慨然不辭道：「我卻是頂針字起：

春不榮華冬不枯，雲來霧往只如無。」

凌空子道：「我亦體前頂針二句：

無風搖拽婆娑影，有客欣憐福壽圖。」

拂雲叟亦頂針道：

「圖似西山堅節老，清如南國沒心夫。」

孤直公亦頂針道：

「夫因側葉稱梁棟，臺為橫柯作憲烏。」

長老聽了，讚嘆不已道：「真是陽春白雪，浩氣沖霄，弟子不才，敢再起兩句。」孤直公道：「聖僧乃有道之士，大養之人也。不必再相聯句，請賜教全篇，庶我等亦好勉強而和。」三藏無已，只得笑吟一律曰：

「杖錫西來拜法王，願求妙典遠傳揚。

金芝三秀詩壇瑞，寶樹千花蓮蕊香。

百尺竿頭須進步，□方世界立行藏。

修成玉像莊嚴體，極樂門前是道場。」

四老聽畢，俱極讚揚。□八公道：「老拙無能，大膽攬越，也勉和一首。」云：

「勁節孤高笑木王，靈椿不似我名揚。

山空百丈龍蛇影，泉汲千年琥珀香。

解與乾坤生氣概，喜因風雨化行藏。

衰殘自愧無仙骨，惟有苓膏結壽場。」

孤直公道：「此詩起句豪雄，聯句有力，但結句自謙太過矣。堪羨！堪羨！老拙也和一首。」云：

「霜姿常喜宿禽王，四絕堂前大器揚。

露重珠纓蒙翠蓋，風輕石齒碎寒香。

長廊夜靜吟聲細，古殿秋陰淡影藏。

元日迎春曾獻壽，老來寄傲在山場。」

凌空子笑而言曰：「好詩，好詩，真個是月脅天心。老拙何能為和？但不可空過，也須扯談幾句。」曰：

「梁棟之材近帝王，太清宮外有聲揚。

晴軒恍若來青氣，暗壁尋常度翠香。

壯節凜然千古秀，深根結矣九泉藏。

凌雲勢蓋婆娑影，不在群芳豔麗場。」

拂雲叟道：「三公之詩，高雅清淡，正是放開錦繡之囊也。我身無力，我腹無才，得三公之教，茅塞頓開。無已，也打油幾句，幸勿哂焉。」詩曰：

「淇澳園中樂聖王，渭川千畝任分揚。

翠筠不染湘娥淚，班籟堪傳漢史香。

霜葉自來顏不改，煙梢從此色何藏？

子猷去世知音少，亙古留名翰墨場。」

三藏道：「眾仙老之詩，真個是吐鳳噴珠，游夏莫贊。厚愛高情，感之極矣。但夜已深沉，三個小徒不知在何處等我。弟子不能久留，敢此告回尋訪，尤無窮之至愛也。望老仙指示歸路。」四老笑道：「聖僧勿慮。我等也是千載奇逢，況天光晴爽，雖夜深卻月明如畫，再寬坐坐，待天曉自當遠送過嶺，高徒一定可相會也。」

正話間，只見石屋之外，有兩個青衣女童，挑一對絳紗燈籠，後引著一個仙女。那仙女撚著一枝杏花，笑吟吟進門相見。那仙女怎生模樣？他生得：

青姿妝翡翠，丹臉賽胭脂。星眼光還彩，蛾眉秀又齊。下襯一條五色梅淺紅裙子，上穿一件煙裡火比甲輕衣。弓鞋鸞鳳嘴，綾襪錦拖泥。妖嬈似天臺女，不亞當年俏姐姪。

四老欠身問道：「杏仙何來？」那女子對眾道了萬福，道：「知有佳客在此賡酬，特來相訪，敢求一見。」□八公指著唐僧道：「佳客在此，何勞求見？」三藏躬身，不敢言語。那女子叫：「快獻茶來。」又有兩個黃衣女童捧一個紅漆丹盤，盤內有六個細磁茶盃，盃內設幾品異果，橫擔著匙兒；提一把白鐵嵌黃銅的茶壺，壺內香茶噴鼻。斟了茶，那女子微露春蔥，捧磁盃先奉三藏，次奉四老，然後一盞，自取而陪。

凌空子道：「杏仙為何不坐？」那女子方才去坐。茶畢，欠身問道：「仙翁今宵盛樂，佳句請教一二如何？」拂雲叟道：「我等皆鄙俚之言，惟聖僧真盛唐之作，甚可嘉羨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如不吝教，乞賜一觀。」四老即以長老前詩後詩並禪法論，宣了一遍。那女子滿面春風，對眾道：「妾身不才，不當獻醜。但聆此佳句，似不可虛，勉強將後詩奉和一律如何？」遂朗吟道：

「上蓋留名漢武王，周時孔子立壇揚。

董仙愛我成林積，孫楚曾憐寒食香。

雨潤紅姿嬌且嫩，煙蒸翠色顯還藏。

自知過熟微酸意，落處年年伴麥場。」

四老聞詩，人人稱賀，都道：「清雅脫塵，句內包含春意。好個『雨潤紅姿嬌且嫩』！『雨潤紅姿嬌且嫩』！」那女子笑而悄答道：「惶恐，惶恐。適聞聖僧之章，誠然錦心繡口。如不吝珠玉，賜教一闕如何？」唐僧不敢答應。那女子漸有見愛之情，挨挨軋軋，漸近坐邊，低聲悄語，呼道：「佳客莫者，趁此良宵，不要子待要怎的？人生光景，能有幾何？」□八公道：「杏仙盡有仰高之情，聖僧豈可無俯就之意？如不見憐，是不知趣了也。」孤直公道：「聖僧乃有道有名之士，決不苟且行事。如此樣舉措，是我等取罪過了。污人名，壞人德，非遠達也。果是杏仙有意，可教拂雲叟與□八公做媒，我與凌空子保親，成此姻眷，何不美哉？」

三藏聽言，遂變了顏色，跳起來高叫道：「汝等皆是一類怪物，這般誘我。當時只以低行之言，談玄談道可也。如今怎麼以美人局來騙害貧僧？是何道理？」四老見三藏發怒，一個個咬指擔驚，再不復言。那赤身鬼使暴躁如雷道：「這和尚好不識擡舉。我這姐姐那些兒不好？他人材俊雅，玉質嬌姿，不必說那女工針指，只這一段詩材，也配得過你。你怎麼這等推辭？休錯過了。孤直公之言甚當，如果不可苟合，待我再與你主婚。」三藏大驚失色，憑他們怎麼胡談亂講，只是不從。鬼使又道：「你這和尚，我們好言好語，你不聽從。若是我們發起村野之性，還把你攝了去，教你和尚不得做，老婆不得娶，卻不枉為人一世也？」那長老心如金石，堅執不從。暗想道：「我徒弟們不知在那裡尋我哩！」說一聲，止不住眼中墮淚。那女子陪著笑，挨至身邊，翠袖中取出一個蜜合綾汗巾來，與他揩淚道：「佳客勿得煩惱。我與你倚玉偎香，要子去來。」長老咄的一聲吆喝，跳起身來就走。被那些人扯扯拽拽，嚷到天明。

忽聽得那裡叫聲：「師父，師父，你在那方言語也？」原來那孫大聖與八戒、沙僧牽著馬，挑著擔，一夜不曾住腳，穿荊度棘，東尋西找。卻好半雲半霧的過了八百里荊棘嶺西下，聽得唐僧吆喝，卻就喊了一聲。那長老掙出門來，叫聲：「悟空，我在這裡哩。快來救我，快來救我。」那四老與鬼使，那女子與女童，幌一幌，都不見了。

須臾間，八戒、沙僧俱到邊前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得到此也？」三藏扯住行者道：「徒弟啊，多累了你們了。昨日晚間見的那個老者，言說土地送齋一事，是你喝聲要打，他就把我擡到此方。他與我攜手相攜，走入門，又見三個老者，來此會我，俱道我做『聖僧』。一個個言談清雅，極善吟詩。我與他賡和相攀，覺有夜半時候，又見一個美貌女子執燈火，也來這裡會我，吟了一首詩，稱我做『佳客』。因見我相貌，欲求配偶，我方省悟。正不從時，又被他做媒的做媒，保親的保親，主婚的主婚，我立誓不肯。正欲掙著要走，與他嚷鬧，不期你們到了。一則天明，二來還是怕你，只才還扯扯拽拽，忽然就不見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既與他敘話談詩，就不曾問他個名字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曾問他之號：那老者喚做□八公，號勁節；第二個號孤直公；第三個號凌空子；第四個號拂雲叟；那女子，稱他做杏仙。」八戒道：「此物在於何處？才往那方去了？」三藏道：「去向何方，不知何所；但只談詩之處，去此不遠。」

他三人同師父看處，只見一座石崖，崖上有「木仙庵」三字。三藏道：「此間正是。」行者仔細觀之，卻原來是一株大檜樹、一株老柏、一株老松、一株老竹，竹後有一株丹楓。再看崖那邊，還有一株老杏、二株臘梅、二株丹桂。行者笑道：「你可曾看見妖怪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曾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不知就是這幾株樹木在此成精也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樹？」行者道：「□八公乃松樹，孤直公乃柏樹，凌空子乃檜樹，拂雲叟乃竹竿，赤身鬼乃楓樹，杏仙即杏樹，女童即丹桂即臘梅也。」八戒聞言，不論好歹，一頓釘耙，三五長嘴，連拱帶築，把兩顆臘梅、丹桂、老杏、楓楊俱揮倒在地，果然那根下俱鮮血淋漓。三藏近前扯住道：「悟能，不可傷了他。他雖成了氣候，卻不曾傷我。我等找路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不可惜他，恐日後成了大怪，害人不淺也。」那獸子索性一頓釘耙，將松、柏、檜、竹一齊皆築倒，卻才請師父上馬，順大路一齊西行。

畢竟不知前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